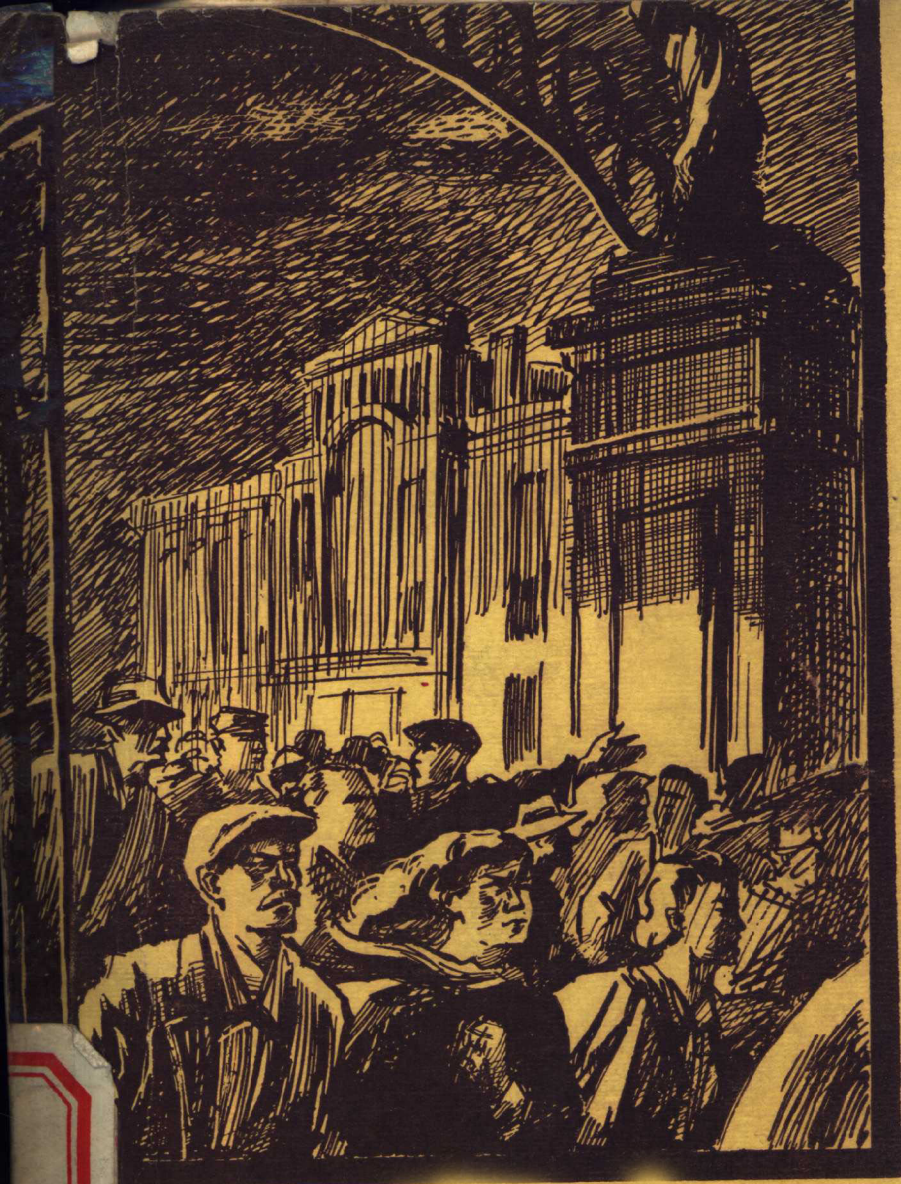




玩 火

普伊曼諾娃著

楊霞華譯



玩火

——

——

玩 火

三部曲之二

普伊曼諾娃著

楊霞華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M. Pujmanová
HRA S OHNĚM

据 Н. МИРОНОМАЯ 及 В. ЧЕШИХИНАЯ 俄譯本
《ИГРА С ОГНЕМ》(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4) 轉譯。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 朝 阳 門 內 大 街 320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003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

書号 1165 字数 241,000 开本 850×1168 耗 1/32 印张 $10\frac{13}{16}$ 插頁 2

1959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1959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2000 册

定价 (3) 1.05 元

目 次

暴发户.....	1
棋逢对手.....	7
两个世界.....	17
相识.....	25
使者.....	35
师生.....	42
在柏林.....	51
微笑.....	62
来登的希罗斯特拉特.....	68
勇士.....	77
席勒式的英雄.....	82
眼镜.....	89
“这是我做的案子!”.....	99
玩火.....	109
最后一次审讯.....	120
几年后的会晤.....	135
阿林娜.....	144
不走运的时期.....	150

米嘉旅行.....	156
斯科尔希凡涅克家的闖入.....	166
关上的門.....	176
你多么蠢呀!	184
斯塔尼亚的布拉格.....	197
小甲虫.....	210
为了共和国!	218
有其父必有其子.....	234
不平常的夏天.....	253
祖国.....	271
从工厂来的人们.....	290
残废的国家.....	302
现在将发生什么事?	320

暴 发 户

哈姆查家把自己的別墅賣給霍伊茲列尔家了。等哈姆查家离开涅黑列勃之后，新房主就大兴土木，把这所木板房翻修了一下。由于他們沒有把工程委托給屋吉斯人建筑师姆拉节克先生，而委托給一位布拉格人建筑师了，所以全区聞名的穿短皮大衣和騎紅脚踏車的姆拉节克，对霍伊茲列尔家憋着一肚子怒气，对于屋吉斯人建筑师姆拉节克說来，他的“印第安那”^①和霍伊茲列尔的“巴卡尔特”^②碰头的那一天，是个很倒霉的日子。当維特老夫人在世的时候，如果有什么工程，总是請姆拉节克去作。就是城堡里的修理工，也都委托給他；涅黑列勃城堡是一个古老的貴族宅第，它的女主人原是柯洛符拉托娃家的千金小姐。可是这一家呢？女的以前給人修指甲！而且还是在男子理髮館里修。可是現在霍伊茲列尔家連涅黑列勃飯店也不屑光顧。他們認為这家飯店还不够講究；总是上格拉杰茨的大飯店去吃飯。

霍伊茲列尔·卢太太由于布置別墅，累得筋疲力尽。她成天忙着打電話，催促供售商。唉，这些混賬东西！你們跟捷克人打打交道試試，管保什么也办不成！不論什么东西，他們都不会

① 摩托脚踏車的牌名。

② 汽車的牌名。

如期交貨；而且貨价老是超出預算。他們把賬单送上来时，准叫你吓一大跳！就冲这些，差一点沒叫古斯塔夫中风。連吃飯的时候也尽談賬目的事；这使卢瑞娜觉得受了侮辱。她万想不到古斯塔夫在使她快乐的問題上竟会这样吝嗇。亏他掌管着那么大的业务！还是烏里大联合工厂的法律顧問哩！他說：“乖乖！你忘記了一桩小事：目前正鬧經濟恐慌呢。”好，就算是經濟恐慌吧，可是这位建筑师找到了活兒，为什么不感謝上帝，还要跟人家頂嘴呢！叫霍伊茲列尔的新夫人感到最气恼的是，她和建筑师戈雷之間的爭吵。古斯塔夫在艺术家俱乐部里就結交上这位建筑师了，这一来也就惹了禍！一般地說，艺术家是不好对付的。他們个个希望一切事情都照他們的意思办。这位戈雷非常热心地布置別墅，就好象这所別墅是他自己的产业，而女主人好象是个废物，是不是？岂有此理！你看，到別墅来的人会把灰尘泥垢带来，而戈雷偏偏主张用花列諾倫^①鋪地：“您用湿抹布一擦，地板就馬上干干淨淨了。”霍伊茲列尔太太不喜欢人家提擦地板的抹布。他是不是暗指女主人以前經常为她母亲的厨房擦地板呢？拼花地板要雅致多了。城堡里也是鋪的拼花地板。这位建筑师建議第一个房間里要摆一套珠皮呢面藤制家具。可是卢太太想弄些时髦的玩艺兒来，她不是已經說过了嗎？比方說，一套罗卡柯式^②的家具（她在霍尔斯特当过修指甲女郎，那里的家具就是这个样式的）。你們要知道，路易十五式^③的家具——一张不大的长安乐椅，几把弯腿的沙发椅，用緞子罩面。有些地方鍍上金，这多么可爱舒适呀。可是建筑师把鉛笔一扔，声明

① 鋪地或釘牆用的油漆布。

② 十八世紀路易十五时代华丽的艺术样式。

③ 法語 Louis Quinze，一种家具式样。——俄譯本注。

說：他設計的不是酒吧間的沙龙，而是一个家庭郊外別墅里的房間；要是太太在这方面懂得更多，毫无疑義，她自己就办得了；他显然是多余的。他卷起图样，打算告辞。还得用好話去安慰他：过后他送来的賬单也是昧尽天良的！（我們在大飯店里給你付的午飯和晚飯錢，古斯塔夫請你抽的雪茄烟，以及搭乘“巴卡尔特”，难道这都不算數嗎？）

唉！要是涅黑列勃不在这么遙远的地方就好了！上这里来得花很多很多的时间。难道維特老太太就不能更聰明些把住宅建筑得离布拉格近一些嗎？会不会有客人上我們这兒来呢？若不是为了招待宾客，我們又何必这样修飾別墅呢？真是可笑！仅仅为了卢瑞娜一个人，用不着特設一个升降机，把菜肴从厨房送到餐厅里去呵。別墅的房間都很大，在还不需要开放暖气的八月末，每逢阴雨綿綿的黄昏，就显得阴森而寒冷。厨房多暖和！到那里去休息一下多好；卢瑞娜从小就过慣了厨房生活。古斯塔夫在布拉格的时候，她有多少回心里怀着这样的希望：吃罢晚飯，她下楼去跟厨娘和侍女聊天，同她們玩紙牌。可是这样做不行，绝对不行。在这兒必須万分謹慎。霍伊茲列尔太太懂得自己这种身分应该怎样作。在涅黑列勃，誰也不能說她曾經敗坏过自己的名声。許多年以前，当卢查^①还不需要隱瞞她是一个看門妇的女兒的时候，哈姆查太太曾經用自己的破福特汽車把她和她的弟弟盎特尔瑞帶到这里来，他們和主人的孩子一起在涅黑列勃度过圣诞节。今天霍伊茲列尔太太可以肯定地說：从哈姆查太太方面來說，这是一个极大的 faux pas^②。如果卢查有孩子（可是她不会有）的話，他們会把別墅搞得乱七八糟。她不

① 卢瑞娜的爱称。

② 法語：疏忽，錯誤。——俄譯本注。

能忍受这类的亲友。可是这不能怪卢太太。一个人应当了解自己的身分，否則就会蹈哈姆查家的复轍——他們落到什么地步啦！

他們完全弃置不顧的这所別墅，現在變得真正时髦了；客厅是“莉茨”飯店（那里至今開設着西魯普的理发店）的客厅的袖珍版，平屋頂上有一个凉台（卢瑞娜在和卡列尔·韦柯烏卡尔欢度第一夜的旅行社里，見過这样的凉台）。唉，还是不要想起的好！別墅活象一个第一流的旅館。要是这木板房的精灵（維特老太太和女园丁波朗斯卡雅）从坟墓里爬出来，她們还会認得自己的家园嗎？別墅的新主妇吩咐把花园和馬路之間的白樺树連根拔掉，因为它們白白挡住了阳光照射新的高山草地。現在看園内景物，就象看戏一样清楚。可是这並沒有使卢瑞娜感到拘束，恰恰相反！每个过路人都是可以望見一个身披浴衣的漂亮太太，散躺在睡椅上晒太阳。瞧，她一会儿在一頂巨大的条紋阳伞下面吃她那透明果子酱做的早餐；一会儿又是一身郊外装束，站在蔷薇花前剪花蕾——这是一項非常精采动人的工作。她無論什么时候都讓人找不出毛病来，好象广告画上的美人一样，是貴妇生活中的一个鏡頭，是照相机拍摄的良好对象。如果有一个偶然的机緣，卡列尔·韦柯烏卡尔能到这里来就好了；涅黑列勃不正是在布拉格到烏里的鉄路干綫上嗎？要是古斯塔夫无意中把他帶到这里来又怎样呢？为什么就不能呢？古斯塔夫不是跟卡列尔的父亲很熟嗎？“啊，多难得的貴客！請进来吧，工程师先生。彭契克^①，躺下来。这是我丈夫送給我的圣誕节礼物，工程师先生。不錯，这条狗是名种，”卢查謙虛地說，“它是从苏格兰

① 狗的名字。

用飞机运来的，对不对，彭契克？那时咱们的心跳得多厉害啊！我们还在展览会上得了奖，工程师先生。啊，彭契克，显显本领看！天哪，当时你叫得多么可怜！这条狗简直崇拜着我呢。”他们（卡列尔同那位以前叫做卢查·烏尔班的妇人）将在映山红旁停住脚步。人工雨浇着一片剪平的草地，那上面没有一根杂草。卢瑞娜抱着一只苏格兰小猎狗，卡列尔手里拿着一个小烟斗，卢瑞娜还记得它的香气。自然，他穿的是高尔夫球衣，那身球衣跟他的身材总是十分相称，还有那个翻领。唉，卡列尔，卡列尔！“请坐，工程师先生。”卢瑞娜尽可以放心，门把手和拼花地板亮得镜子似的，女僕也训练有素。现在可跟波朗斯卡雅太太在时的情况不同了（她总是站在餐桌旁边，废话连篇）。瑪当^①是真折磨人，你怎么也讨不到她的欢心；她不断地大声叱责：侍女为什么不从左边而从右边上菜，园丁为什么没有把通凉亭的小径打扫干净。无论园丁或侍女都不知道太太驱使他們做这做那，究竟是为了怎样一个看不见的贵宾。别墅里的生活，真象招待卡列尔·韦柯烏卡尔的彩排。“允许我给你斟一杯茶吗？”三明治小得象糖果（德国大使馆里就上这样的三明治），还有葛縷子棒（多少面粉就用多少油和生洋芋粉，男人比较喜欢吃咸的菜餚），这一些都搭着浓醇的甜酒吃。卡列尔将要看到卢瑞娜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主妇。卡列尔还要后悔呢。他起了什么念头啦？既然他們之間发生了种种事情，他还要追求她，——啊，真是一个无耻的家伙！“对不起，先生，我已经嫁人了。是的，我爱自己的丈夫。夫妇感情很好，就象父女的感情一样。不过，这一点您是不会了解的，您一向是实利主义者。”卢查每天从头到脚

① 法語 Madame 的音譯，意即太太、夫人，这里指卢瑞娜。

噴盖尔連牌的香水。給客人預备的臥房里，任何时候都要鋪上手工刺綉的瑪杰拉被单和枕套。但是，卡列尔为什么不来呀？

古斯塔夫小老头每回都是一个人从“巴卡尔特”里鑽出来。他容光焕发，因为預感到他将会給年輕的妻子带来欢乐。卢瑞娜已从門檻上对他微笑，只可惜一笑不能杀人。

Keep smiling^①，小姐，笑下去，司机望着哪。您还要什么呢？我們不是为了自己活着，而是为了別人活着。幕后发生什么事情沒有人看見，而表面上得讓人人都相信卢查的婚姻十分美滿。卢查的婚礼不仅在霍尔斯特时装店和西魯普理发店里談論着，还曾經轟动过整个布拉格。这样的消息怎能不传到烏里，传到卡列尔耳朵里去呢！不用說，他現在是很痛苦的。真想知道叶列娜·哈姆查对这个婚礼的看法。这么說，叶列娜和卡列尔仍然沒有能够結合在一起，这倒是件快事。好吧，只好听其自然罗。涅黑列勃虽然不是一个世界有名的疗养地，但它是个很好的地方。自然，卢瑞娜現在惦记着古斯塔夫，法院的假期已滿，他只能到她这里来过周末了。但是人应当善于克制自己，卢瑞娜自动劝丈夫理智些，不要扔下业务；象古斯塔夫这样了不起的律师，可沒有第二个呵。卢瑞娜願不願意跟他一块兒回布拉格呢？啊，不行！涅黑列勃別墅还有多少事要张罗哩！再說，卢太太很喜爱大自然。这些令人陶醉的景色，这些如画的风光……卢瑞娜到涅黑列勃的头一年，一直到九月以后才走。貴族在乡間也是要住到深秋的。

在这些漫长难熬的黄昏，跟伯爵夫人来往难道还不称心快意？！有一回，霍伊茲列尔夫妇被邀到城堡去作客（伯爵夫人的

① 英語：微笑吧。

森林事务所为了一块草地，曾跟公社打过官司，在这场诉讼里，古斯塔夫曾为老爷们作过辩护）。在拜访期间，卢瑞娜把某些东西记在心里了。她回请伯爵夫人，但伯爵夫人很遗憾，那天她必须上布拉格去，因此派了一个女伴做代表。这样一来，卢瑞娜对伯爵夫人更加尊敬了。真没有办法，卢太太生来就是这付脾气，谁看不起她，她就最最看重谁。

棋逢对手

天哪，涅拉必须把曾祖母从涅黑列勃接到布拉格寓所去了，这够多麻烦啊！涅拉预先跟特别关心曾祖母的斯坦尼斯拉夫说好了，然后对曾祖母说：木板房要翻修了，等一切都安排停当以后，再请她回来。无论如何不能让她知道把木板房卖给看门人的女儿卢查了。这对老妇人会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曾祖母周围的世界已经改变得认不出来了，好在她已经耳聋眼花，有些事没有察觉。老太太把自己裹在她带来的羽毛褥子里；快到晌午的时候，她很费力地从羽毛褥子里钻出来，戴上眼镜，拿了一根拐杖，慢腾腾地从自己又黑又小的屋子里走出来（她唯恐失落什么东西，因此不准任何人进屋子去）。老太太锁上房门，再三检查了门锁是否坚固，然后趿拉着拖鞋在住所内走来走去（钥匙一路叮叮当当响着），经常向巴尔鲍尔卡出些好主意。巴尔鲍尔卡把她恨得牙根都痒了。她在这兒呆了二十年，管了二十年家务，竟忽然有人要教训她！

巴尔鲍尔卡就没有想到她要顶撞的这位是谁。在布拉格这里，甚至没有人想到曾祖母在她故乡的小城里是怎样一个人物。

在她年輕的時候，她只有一個稱呼：“奧克萊斯尼亞太太”^①，凡是體面一些的婚禮，總少不了她。曾祖母是出名的烹調能手，甚至还上過一回報紙。她把這一小塊紙收藏了起來。“斯坦尼奇卡^②，這個地方你再念一遍！”她把她的寶貝鎖起來，這有什麼奇怪！孫女沒有拿她作榜樣，就鑄成了大錯。怎麼，涅拉真的沒有把砂糖鎖起來嗎？要是巴拉^③忽然在啡咖里多加了一塊糖，那怎麼辦呢？曾祖母眼看家務料理得這樣氣人，不住地划十字。餐桌旁邊的人都微笑了。“她辛辛苦苦地干活，要放多少糖就放多少吧，”女醫生葉列娜有一回說，“人體需要糖分呀。”“聽見沒有，‘人體’！她可是個奴僕呵，現在已經一天到晚在那里偷懶了。你們真糊塗！你們這一家將永遠一無所有。”曾祖母真不容易對付，真不容易。她的雙親還記得農奴時代的勞役，這一點至今還在影響着她。

很多年以前，當曾祖母自己當家的时候，什麼事都是從頭到尾由她一手包辦，連一個幫手也沒有。不過，這位老太太現在不願意叫巴爾鮑爾卡猜到這一點，就擺起了太太的架子。她要巴爾鮑爾卡做事，從來不用請求的口吻，從來不道謝，從來不稱贊，只是一味責罵，一味發號施令，在巴爾鮑爾卡面前百般裝腔作勢。而那位却滿不在乎！在布拉格的住所里，她的資格比誰都老，她只知道一個主婦——涅拉·哈姆查，因此她不聽一些外來人的命令。曾祖母吩咐她篩干面包屑，她不篩。哼，好吧！曾祖母當然不會跟這種人嚙嚙，可是她要監視巴爾鮑爾卡。

曾祖母為人陰險狡猾，她千方百計地考驗巴爾鮑爾卡。為了這個，她甚至不惜犧牲一張五克朗的鈔票——對那種人來說，這不是很大一筆錢嗎？她故意把鈔票一會兒放在食櫥上，一會

① 區長的太太。——俄譯本注。

② 斯坦尼斯拉夫的愛稱。

③ 巴爾鮑爾卡的暱稱。

兒又放在一个扁鼻子、厚嘴唇的丑雕象(不知道哈姆查一家究竟欣賞它些什么?)的架子上,看情况怎么样。如果鈔票不見了,她会惋惜的,而且会十分惋惜。可是为了取得胜利,她准备忍痛牺牲一下。她要向輕易信人的涅拉証明巴尔鮑尔卡是一个窃賊。如果鈔票并不失落,那也很好。老太太就有了真憑实据,証明巴尔鮑尔卡是个懶骨头,連灰尘都不拂拭。

然而,第二天吃午飯的时候,那张鈔票却若无其事地出現在曾祖母的盘子旁边。巴尔鮑尔卡还会不知道这是个圈套嗎!她看到那张烂鈔票,只是冷笑了笑。就算放的不是五克朗,而是一张一千克朗的鈔票,那也一样,巴尔鮑尔卡有生以来還沒拿过別人的一針一綫。恰恰相反!老东西,临到倒霉的关头,人家来把这一家的財產造冊子清抄的时候,你知道是誰借錢給女主人的嗎?不过,巴尔鮑尔卡决不会把这种事宜揚出去。卖牛奶的女人和商人想从她嘴里探出点什么,可是这种事她是絕口不說的。老太婆哪里会明白这一切!她就只知道有自己。在維特老太太那里,她丰衣足食,現在在我們这里,更是过着豪华的生活。可是她依然不知足。告訴你,維特老太太并不太喜欢她,这一点巴尔鮑尔卡看得很清楚,决蒙蔽不了。維特老太太才够得上一个太太!一个名符其实的太太!她走起路来,連地面都会震动。她什么事都不放松,都要严格監視,象一个宪兵一样。可是她了解人,跟別人談得来。她要人家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总說声“謝謝”,說声“請”。和她談天,管保叫你感到快乐!少奶奶也很不錯,可是有什么办法,她什么事都管不了,讓人家騎在她的头上。要是沒有巴尔鮑尔卡,那就不知要糟到什么地步啦!她热心地保护着涅拉的利益。“您真有点兒傻,”巴拉开导女主人說,“什么好东西都偷偷塞給老太婆。您指望她些什么呢?”

可是，涅拉会把自己不愿听的话当作耳旁风，只望着窗外。巴尔鲍尔卡好象被人拦头浇了一盆冷水，又不吭声了。她们毕竟不是象两个人所希望的那种朋友。

巴尔鲍尔卡和涅拉共同跟尘埃和泥土、寒冷和饥饿、孩子的淘气、男人和他们的把戏作斗争，已经为时很久了。哈姆查有时三点钟回来吃饭，有时要在早晨五点钟唤他起来赶火车。有时忽然异想天开地半夜三更带了朋友回来，那大批食器就会被他们弄得很脏，不可收拾。屋子里会被弄得象小酒店一样烟气腾腾。至于孩子们，却喜欢把住宅变做一个杂物堆房。他们一会儿弄掉了纽扣，一会儿穿破了衣裳。我们每天从大清早起，就要把他们搞得乱七八糟的东西收拾整齐。等他们下班回来吃饭的时候，屋子又象人住的地方了。家里又清洁又温暖，饭菜摆到了桌子上，这难道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吗？哼，他们还以为这是自己变出来的呢，“小桌儿，开饭！”^①大家来吃现成的，甚至没有人来注意这种事。可是，稍微出了点岔儿，他们就会马上发觉，于是……愿天老爷保佑，千万不要遭到这样的灾难！男人们多少次唠唠叨叨地责备我们，说在大扫除以后什么东西都找不到啦！往往正当工作紧张的时候，博士忽然想起：“叫巴尔鲍尔卡到哪兒哪兒去跑一趟，把什么什么东西拿来，一定要等候回音。”涅拉还要支持他这一类蠢事。哈姆查太太这个同盟者不大靠得住：当敌人阵营中的任何一个人在巴尔鲍尔卡面前硬要她庇护时，她都会很乐意地进行谈判。你们说着倒容易！可是，巴尔鲍尔卡只有两只手呀！家务操作没完没了；而且经常需要从头来过。那末，最低限度也不要打断人家的活儿呀。巴尔鲍尔卡安排了自己干

① 这里是指童话里有魔法的桌子。

活的次序，她做好一件事之后再去做第二件。一切出乎意料的事，都使她发火。譬如說曾祖母吧，巴尔鲍尔卡怎么也沒有想到她会来。少奶奶也算是个好人！她連問也沒問一声巴尔鲍尔卡，就把老太婆接来了。就是和她商量一下也好呵。这样，她会劝住主妇，即使劝不住，只要人家和她商量过，她也会心平气和的。难道她沒有在这家呆二十年嗎？为什么允許老太婆这样放肆呢？我要丢下一切走开！这老媽子我可当够啦！

对付曾祖母可不容易。她常常忘記把什么东西放到什么地方了，而她一找不到东西，自然就要說是巴拉偷的。巴拉偷去了曾祖母的眼鏡盒，拿走了她的手杖。这个女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她是一个十恶不赦的賊婆娘。曾祖母控制不住思路，常常低声嘟囔着什么，她已經聋了，因此她一面繞着厨房走，一面自言自語。“您为什么偏要听她呢，巴尔鲍尔卡？別理会她。难道您沒看見她这个可怜的人多么衰老了嗎？”巴尔鲍尔卡倔强地回答說：“您还是去开导开导老太太好。”

天哪，假使能这样就好了！假使有人能去掉曾祖母的疑心病，那她本人大概也会輕松的。巴尔鲍尔卡連知道都不知道自己对曾祖母有怎样的邪力。老太太的脚肿了，这怨巴拉，她干么要讓屋子通风呢？老太太的胃口不好，这怨恶婆娘給她的牛奶撒上了什么药粉。“老奶奶！你怎么說得出这种話来呢？”“你們总是庇护她，”曾祖母冒火了，接着悲伤地点点头：“涅林尼卡^①，你也和她勾搭在一起嗎？”一年以前在涅黑列勃的时候，曾祖母的心脏是健康的，可是現在呢？它究竟出了什么毛病啦！有时砰砰直跳，有时靜止不动，有时难过，这种难过，只有人們在年輕的

① 涅拉的爱称。